

为何是吕梁

“国内反腐看山西,山西反腐在吕梁”,在吕梁这个山西的重要城市,这句话颇为流行。轰轰烈烈的反腐与官商整治,吕梁反腐在山西反腐中,不仅是一个典型,也成为一种缩影。

但以煤为媒构筑起的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,以地缘、亲缘为纽带聚集起来的官场利益“山头”,无不昭示着吕梁反腐的特殊性和艰巨性,乐观的同时,仍需保留一丝谨慎。而发展转型困境,也让这个城市面临更多的难题。



拆迁中的吕梁方山大武镇,原本这里要建新区,随着前市长丁雪峰被查,很多工程陷于停滞。

文/片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

官场新血液

山西处处透着不同和关注点。

王儒林任山西省委书记的职务调整公布上,便显现了“超高规格”。

9月1日下午,山西省召开领导干部大会,宣布中央关于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职务调整的决定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。

刘云山在讲话中指出山西省的政治生态存在不少问题,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。中央高度重视山西存在的问题,高度重视山西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,决定对山西省委班子作重大调整。

9月30日,出现在山西省委常委(扩大)会议上的,是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陈希,这次一连宣布了5名省委常委的人员更新。

据公开报道,十八大后,山西有30余官员落马,其中的7名省部级中,包含4名省委常委。而在这4名省委常委中,有3人曾在吕梁工作,分别是山西省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白云,山西省委常委、秘书长聂春玉,山西省委常委、副省长杜善学。

一时间,山西成为全国反腐的“风暴眼”,而就在风暴的风口浪尖,主政山西4年的“班长”袁纯清黯然离任,一时间关于山西官场去留官员的各种传言甚嚣尘上。

如今,尘埃在渐渐落定。官员“大频率,高节奏”的落马态势,亦淡出人们的视野。取而代之的,是“输入新鲜血液”。

9月30日的会议上,有着多年纪委工作经历的黄晓薇履新山西省委委员、常委和省纪委书记;吴政隆、孙绍骋、王伟中、付建华任山西省委委员、常委,加上此前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常委、组织部长的盛茂林,被反腐扫荡的七零八落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,已悄然“补齐”。

“山西反腐不再观望,开启主动反腐新模式。”针对上述情况,有媒体援引了解山西官场人士的话如此评价。

9月19日,新任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在吕梁调研时曾坦言,来吕梁调研前,曾有人劝他“第

一站最好不去吕梁”,原因是吕梁“情况复杂。”

当时王儒林的评价是,吕梁存在的问题中,最严重的当数“腐败问题”。他甚至反问,这个出过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的地方,现在“为什么却出了这么多贪官污吏?成了全国发生腐败问题最出名的地方?”

愤怒不起来的情绪

在撤地设市的十余年间,借助高企的煤炭价格,吕梁发展步入快车道,GDP增速几度名列三晋之首,最辉煌时,曾经的革命老区的经济发展甚至排至这个能源大省的第四位。

初到吕梁,看着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,干净整洁的一个个小区,以及宽阔马路上来回穿梭的能叫上名字或叫不上名字的豪车,顿时会给人一种“这里有钱人不少”的印象。

凭借傲人的发展成绩,散发着暴富气息的吕梁,也成为山西著名的“出官之地”,在省级领导中,出身吕梁或与之有过工作交集的,大有人在。

席卷全国的大反腐,让这个深陷于“黑金”漩涡的城市,显露出另一种形象:如果再说自己跟吕梁有交集,潜台词无疑是:你在一个曾经腐败多发的地方工作过。

光鲜外表下,是一股浓厚的“麻木情绪”的潜流:历经多年的官场“腐败”教育,民众和官商利益集团之间被砌上了一堵厚厚的无形的墙,民间似乎已经无力再对反腐提起多少兴趣。

当地不止一个人向齐鲁晚报记者抱怨,反腐至今仍未触及吕梁的腐败“筋骨”,对于腐败,他们更多持一种“麻木顺应着”的态度:多年来耳闻目睹的一切,让他们早已对腐败的愤怒,消弭于无形中。

这不难理解。纵观十余年发展,经由官商组成的利益集团一而再,再而三地倒手,将深埋地底毫不起眼的“黑块”,变成了人人趋之若鹜的“金疙瘩”,尽管上面蒙着一层浓黑的色泽。而其扩散之处,从官场的基层到高层,似乎无所不在。

从治标转向治本

但这并不是吕梁故事的结尾。铲除这颗毒瘤的民意,依

然潜行于这个城市的深处,尽管到目前为止未曾得到官方证实,但这里的百姓依然在不停询问:中纪委住在吕梁什么地方?

有破方有立。破的过程,必然伴随着阵痛。反腐锋芒所致,贪官纷纷落马,但与这些贪官相关联的百姓,却不能无辜“躺枪”,而恢复工作,又必然需要时间。

综观以吕梁为代表的整个山西官场反腐,现在似乎仍处于治标阶段。按照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说法,反腐首先要治标,打出声势,而后方可治本,但何时治本,现在似乎并无确切时间表。

“要想彻底改变山西形象,必须老虎苍蝇一起打。”10月8日,一名观察山西多年的当地人士表示。经历了轰轰烈烈的“打老虎”后,苍蝇如何打?这是吕梁正在面对的问题。

一篇题为“山西:持续用力,取信于民”的稿件,出现在人民日报10月5日2版“整改进行时·晒晒整改成绩单”栏目中,该组稿件涉及到的另外两个省份分别是湖北和甘肃。

在关于山西的报道中,佐证其上述标题的一个突出例子是,“山西清理领导干部企业兼职999人,清退吃空饷3292人”。

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省里班子调整并不能从根本上遏制住腐败,对地县进行大的调整,才能改变山西政治生态,这是关键点,也是最难点。

祸不单行。历时已久的煤炭价格下跌,让这个曾经以为傍上“金山”的地方,陷入发展转型困境,前途未知。

但是,以煤为媒构筑起的盘根错节的政商关系,以地缘、亲缘为纽带聚集起来的一个个官场利益“山头”,无不昭示着这场反腐运动的艰巨性和特殊性,前后几任山西一二把手的折戟,又不能不让人们在乐观的同时,保留一丝谨慎的态度。

山西官场腐败若能得到彻底清算,势必成为我国反腐史上的一个新标杆。但这个时刻什么时候到来,会不会到来,恐怕无人敢下断言。

只有一件事可以确定:吕梁或者整个山西的反腐,依然在路上。

(上接B01版)

根子不除,难逃被同化或孤立命运

“在吕梁,只要‘活’下来的煤老板,肯定都是关系非常硬的,不然早就被人吃掉了。”一名当地知情人士对齐鲁晚报记者分析,“谁能想到,这么小的一块黑块,能跟北京扯上关系?”

作为山西著名的老区,吕梁此前一直以贫困著称,全市下辖的13个县中,现在仍有10个属贫困县。

十余年的煤炭经济让吕梁的财富不断聚集,但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,却被官员和煤老板构成的利益集团所瓜分,这其中,吕梁官场“本地帮”可谓“功不可没”。

不止一名当地政商界的受访者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,在这场反腐大战中,吕梁看似“硕果累累”,但在多年“煤炭腐败”基础上形成的吕梁本地官场格局,其实并未受到根本性冲击。

至于原因,一名熟悉本地官场情况的受访者一一列举:在吕梁任职8年并最终官至市委书记的聂春玉,作为外来者其实并未真正融入当地官场,反被握有实权的副手们架空。后来官至省委常委、副省长的杜善学,主政吕梁一年只是过渡,但落下不错的口碑。而落马的前市长丁雪峰,也只是在多年压抑不得志,铤而走险才犯下买官大错,“运气差了点”。

在该受访者看来,吕梁腐败的产生,并不仅仅出现在前述几个被调查的,在外界看来职位很高的官员身上,问题还在吕梁官场土壤本身,要铲除这种腐败土壤,就离不开对本地官员的处理。“那些土生土长的本地人,多是从基层一步一个脚印干上来的,他们的关系网,对于整个官场来说,才具有致命杀伤力。”这位人士说。

齐鲁晚报记者从多名受访者处了解到,吕梁本地一名前领导的司机,借助这名领导的影响,先是承包煤矿,随后一步步做大,最终成为当地数得着的富豪。

“一般情况下,作为一把手,你要么适应这张网,要么被这张网孤立。”一名知情人士说,丁雪峰就是不适应这种潜规则的典型例子。

当然,事情总有例外,比如杜善学在位时曾强推“三项整治”,当时一名握有实权的副市长认为拆迁困难,便以生病为由请假。杜善学却以不容商量的语气告知对方:你的关系我知道,但我的关系,你不知道,想让你滚蛋,我说三点,就不四点!

结果,这位副市长最终还是按照杜善学的指令办事。

当然,这并非吕梁官场常态。

前述人士称,山西前省委书记袁纯清初到山西,曾力推干部异地交流,据山西媒体报道,为此袁纯清还亲自为交流干部做动员指导。吕梁某县一名一把手却带头违背了这项规定,“原因很简答,捞钱容易啊。”

此外,一些本地实力派官员尽管已经退休,但关系影响

力还在,他们仍对官场动态了如指掌,并通过各种手段施加影响。“这些实力派是煤老板们绕不开的重要关节点,县官不如现管,他们一句话,可能直接就决定了企业的生死。”前述人士说。

而据此产生的所谓的“黑金”效应,很大程度上也是煤老板借由这些本地实力派们,再向官场生物链的顶端扩散。

“吕梁腐败的根子不除,任你把你谁放在一把手的位置上,都难逃被同化或孤立的命运。”9日下午,与当地官场打交道多年的一名吕梁籍商人向齐鲁晚报记者表示,“即便你不想贪,别人也会推着你,往那个坑里跳。”

纠结中的民间期待

吕梁官场地震延续至今,似乎仍有余震的迹象。而民间对于此次反腐却有着心理上的纠结:一方面是多年来已经形成的“无官不腐”的固有印象,另一方面则受到现实中“反腐”的激励,又有所期待。

“我们这边早就习惯了腐败,你报道也没用。”初次踏入吕梁,一名当地人曾这样“好心”劝诫齐鲁晚报记者。按照他的说法,其他地方对腐败难以容忍的“愤怒”情绪,在吕梁这边早就没了,“见了太多这样的事,麻木了。”

事实真的是这样吗?“听说中纪委到吕梁了,谁有他们的联系方式?”自传出“中纪委来吕梁查贪官”的消息后,本地贴吧、论坛上便不时出现这样的询问帖子。

与此同时,一些“揭露”当地官场黑暗或直斥某个官员的帖子,也在这段时间大量出现。

但媒体关于吕梁的报道中,一则“2009年买卖县长”的旧闻被一再提及,至今未得到当地官方正面回应。

反腐之风劲吹之下,当地民间情绪似乎找到了发泄口,但另一方面,反腐带给当地的现实冲击,远未结束。

在新城拆迁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的一方山大武镇,齐鲁晚报记者看到,这里约八九成的房屋已被拆迁,残垣断壁与尚未拆完的房子杂相混处,宛如强震刚过。

随着原市长丁雪峰的落马,被视为吕梁“一号工程”的吕梁新城建设,陷入困顿。

“实话说,即便丁雪峰不出事,新城的建设也很难进行下去了。”一名当地知情人士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当年新城规划之时,煤炭价格尚在高位,但在市场价步步走低的形势下,新城建设的资金已经难以为继。

在大武镇一条道路两边,分布着一些各种形状的简易板房,通向远处几座未完工的大楼。

尽管当地官方一再承诺,会加速新城建设,但一股不信任情绪,仍在四处扩散。

“之前说,3年就可以搬进去,现在过去将近两年,才成这个样子。”附近的一名小摊贩告诉齐鲁晚报记者,除了零星几个在建外,剩下的大楼没看出什么动静。

“政府反腐是好事,但真的不希望反腐让我们住不上房子。”



反腐风暴后,因没人愿意管,当地违章建筑大增,图为吕梁市区一处违章建筑。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摄